

舊 藝 人 翻 身 記

左 弦 著

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發 行

目錄

一	引子·····	一
二	敍一敍根由·····	三
三	剛強的性格·····	六
四	跑野台子·····	九
五	賣藝不賣身·····	一三
六	連被都沒掩上·····	一六
七	一老一少·····	二〇
八	身染重病·····	二二
九	一個唱小生的·····	二五
一〇	圈套·····	二九

一一	天下烏鴉一般黑·····	三三
一二	突然的一槍·····	三五
一三	在高邑·····	三八
一四	真假八路·····	四〇
一五	參加劇團·····	四三
一六	就是這麼回事·····	四五
一七	轉變·····	四八
一八	夢醒了·····	五二
一九	終於加入了共產黨·····	五六
二〇	自由、幸福、歡樂·····	五八

一 引 子

不是說舊社會欺壓窮人嗎？舊社會更欺壓女人。所以，女人在舊社會裏是受着兩重壓迫的：一重是統治階級的壓迫，再有一重是男人們的壓迫。

……可是我們又要說了，在舊社會裏一般舊藝人，這些窮賣藝的，吃開口飯的，也都跟女人差不多，不聽見有人講『倡優隸卒』嗎？『倡』是『婊子』，被迫着賣了身子來掙錢的女人；下面才是優，『優』就是唱戲、賣藝的。說起女藝人，那就更甭提了。

新社會裏人民翻了身，這是千真萬確的。過去，踩在人家腳下，跪在人家面前的，現在卻能直起腰板，昂起頭來了。——現在這世界是我們人民大眾的了。

你沒聽到過郭蘭英怎樣翻身的嗎？一個以前在張家口一帶唱山西梆子的女藝人，才十幾歲就受夠了罪，又是師傅、師娘殘忍的打罵，又是觀眾（大漢奸、大

地主們）難堪的侮辱，那日子真不是人過的。後來她自己投奔到了解放區，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學習改造，她認清楚了自己的仇敵，她確定了要爲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她參加了黨，現在是大名鼎鼎的人民藝人了，她出過國，到過布達佩斯，還到過莫斯科。

其實，隨着新時代的到來，光說翻身的舊藝人那裏就止郭蘭英一個，就是其他的不及郭蘭英有名罷了。我打算和你說說另外一個翻了身的女藝人秋雲芳的故事，這是她用袖口擦着眼淚親口告訴我的。她也是從小打災害跟苦難裏長大的，別看她今年才三十二歲，三十二年裏，她歷盡了各種困苦、艱難，走遍了許多大小市鎮，嘗夠了許多苦辣酸甜，終於，她從黑夜挨到了天亮，從地獄走進了天堂……

二 敘一敘根由

常言道：水有源，樹有本，說秋雲芳還得從秋雲芳的姥姥（外祖母）講起。她姥姥本姓張，是河南禹州人，家裏是個貧僱農，沒有屋，也沒地，專給人家幹活過日子。十一歲的那一年，年月不好，鄉下鬧饑荒，一家人跟着大夥出來，到了許昌。可是天下是有錢人的，窮人到那兒還是挨餓，到了許昌吧，還是個沒有辦法，她姥姥三兩銀子被賣給了別人當童養媳。

買她的是一家靠推小車營生的，好大一家子人，一共有十二、三口，也是連圖個溫飽都勉強的，買她回去，主要也還是多添個人手爲了好幫着多做一點活。所以，一進門，伺候這麼大小十二、三口人的事便都交給了她。她每天起早摸黑地要給他們做飯、洗衣裳、補大鞋、拾掇屋子……從來就沒有一刻閑工夫。

那時候，他們的飯食吃的是一種一半小紅米，一半孱糠的餅子。她人小，生

得又矮，爲了烙餅，總得站在板凳上面才夠得着。這樣她一邊淌眼淚一邊烙餅，她烙好遞過去一張，別人就吃一張，一家十二、三口人呢，她一個人那裏來得及烙，等她烙好，餅也就快吃完了，所以，她還得常常挨餓。

挨餓還不算，活做得不好，還得挨打，別人家的閨女嘍，有誰愛憐你。她心裏怨了，就常去村後背着人哭。

東鄰西舍，後來，有的知道了，暗地對她說：『這樣下去總不是事兒，你逃了吧。』

她爹娘那時又不知逃荒到那裏去了，因此她就說：『我家也沒了，叫我逃那去呢？』

有人說：『我有個親戚在上蔡縣，是個唱戲的，你能找到他，準有辦法。』可是她翻覆地想了幾回，還是覺得不妥，她告訴那人說：『「婚契」在別人手裏捏着，給抓住了，還得吃官司。』

那人幫她策畫了許久，終算想出了個辦法，當夜她就將『婚契』偷了出來，

逃到了上蔡縣。

在上蔡縣她學會了河南梆子，十八歲上，又嫁了男人，接着就生了秋雲芳的母親。

可是二十歲上，她又守了寡。之後，過不了幾年，爲生活所迫，她又另嫁了一個唱京戲的張麒麟。打這兒起，秋雲芳的母親也就學了戲。

學戲，在那個時候，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兒，就一個身段、一句唱詞也不知要花上多少眼淚，而且很小就要被逼着住班去，掙不到錢，還得挨罵挨揍。

三 剛強的性格

秋雲芳母親學的是青衣，藝名叫做張鳳仙，一直帶着她姥娘在漢口、許昌一帶大班子裏演唱。因為那時候坤角兒不多，她很能受人歡迎。

提起她母親，秋雲芳終不免要撲簌簌地掉下淚來：『這樣剛強的性格呵！』她說，『就偏偏是這樣的遭受！』究竟怎樣的遭受呢？這還得先從秋雲芳的出世說起：

秋雲芳只知道她有一個父親，是幹什麼的呢？是做買賣的，姓梁，家裏有弟兄五個，開了一爿煙捲鋪和一爿鹹菜鋪，另外又有十一頃地，所以也是個地主，平日不用幹活，成天吃喝玩樂。

那時候秋雲芳母親在漢口演出，相當的紅。那姓梁的就常去看她的戲，日子多了，便更熟了起來。和她常在一起遊玩，一起談天，這樣就有了秋雲芳。

秋雲芳母親那時年輕無知，只聽姓梁的那人說：『你肚子裏的是姓梁的根，等你一生養，咱就明媒正娶，接你家去。』叫他甜言蜜語，迷糊住了。暗忖：唱戲這行飯到處受人輕視，受人欺侮，要是真能嫁了姓梁的，此後好好做個良家婦女，也算跳出這一火坑了。因此，心裏一直覺得萬分高興。

誰知等小孩一生下來，姓梁的就躲了起來。娘兒倆找上他門去，他家裏的人卻說：

『咱家門裏那和戲班裏的人往來？』

說了許多好話，他們還是說：

『你要錢，我們可以周濟你幾個，你卻不用賴人。咱們大戶人家，那幹這種丟人的事。』

秋雲芳母親知道打架他有勁兒，打官司他有門兒，估量總是鬥他不過了。她是個有志氣人，咬牙切齒哭了一場，就拖着姥娘、孩子，孤苦伶仃地離開漢口，跑野台子去了。

她們在鄉下的野台子，掙錢是比城市要困難得多的，而且坤角兒主要是要有人緣，有人捧。你不應酬敷衍了那些大爺闊少們，連掌班的也就會對你冷言冷語起來。這樣受的罪那就掐指難算了。

從那一回起，秋雲芳母親對有錢人的黑良心和他們沒有一個是把窮人當人看待的這一點是認識清楚了，但也就此一直落入了更窮更苦的命運裏面。……

四 跑野台子

再說秋雲芳母親因爲自身受夠了唱戲的氣，並且知道住戲班沒有下場，一直不讓秋雲芳學戲。可是秋雲芳跟着戲班走來走去，耳朵裏天天聽的盡是西皮、二簧，眼睛裏天天看的盡是生、旦、淨、丑，自己也捉摸會了五六成，而且她自己私付：又沒錢念書，不唱戲又可以幹啥？於是打這大伯那兒請教一下，又打那大叔叔那裏問上一句，不久也就應付上台了。她母親見她既學得有了些門道，加上那時生活艱苦，總算也能多一個人掙錢，也就不再管她了。

於是娘兒兩個，一個唱青衣，一個唱花旦，拖着個姥娘到處跑野台子，唱戲餬口。卻說秋雲芳十二歲那一年，她們住的那個班子，掌班的叫李泰福。見她母親還帶一個秋雲芳來，心裏很是高興。

她母親說：『掌班的，我這小閨女也讓她在這兒唱吧，反正我們圖口飯吃，

到節頭隨便你送好了。』

那掌班喜笑顏開的一口答應了。連連說：『你們唱戲，錢，我還會少給？……』

娘兒倆就巴巴結結地唱了一季，到節頭算帳了。她母親只想孩子的包銀雖說沒有講定，反正隨便他送錢也好，要是不送錢，買點東西送也好，總是少不了的。誰知那李掌班的，給了她母親包銀，秋雲芳的錢就不提起了。當時她母親就問他要，誰知他臉一沈，把算盤往台上一摔，說：『你們唱戲，我都賠（虧蝕）了，不給錢！』

她母親說：『咦，不是咱們講定的呀，咱們兩人幹活，你怎麼只給一人的錢？』

可是，李掌班的，陰聲陰氣的說：『住店要店錢，吃飯要飯錢，你孩子唱戲，借台子還沒給錢哩！』

她母親見他一味無賴，實在氣不過了，衝着他罵了幾句。他就回過頭去，吆

喝了一聲，那時，做掌班的，有許多人巴結他，後面的人見掌班這麼一喝，便都拿着粗棍子衝了出來，把她母親沒頭沒腦的亂抽亂打。秋雲芳那時，年紀太小，只知在一旁哭泣。她母親在亂棍下面一面聲嘶力竭地叫着要和掌班的評理，一面拚命掙扎，可憐終究是個女人，經不住那羣拿粗棍子的大漢一頓抽打，就不能動彈了。她姥娘搶着上去求情，結果也給他們踢得暈了過去。

第二天，她母親的半邊身子，都青裏泛出黑來。可是李掌班的，還說她有意和他搗蛋，非叫她賠罪不可，否則就要把她們的鋪蓋行李都扣壓起來。

你想想，唱了戲，不給錢，還要打人；打了人不算，還叫賠罪。這就是舊社會的那套王法。

但是她母親總受不住這欺侮。她說：『就是我死，也是我們有理……。』

秋雲芳只知道看着母親哭泣，姥娘呢，一面拭着淚，一面勸女兒：『你就忍着這口氣吧。』

班子裏其他的藝人也來勸她。說：『你跟人家嘔氣是沒有便宜佔的；……你

上有老，下有小，你還得看在這老小兩代面上……』

秋雲芳母親聽了，看看自己蒼白了頭髮的老娘，又看看這瘦小的不懂事的孩子，這一老一小就像瓜蔓一樣牽着她的心。她是個剛強的人，那怕渾身的骨頭都給打折了，有理她還得說理；可是一想起要照顧老的和小的，她就咬緊牙齒忍受了這椿痛苦。

於是她讓人從牀上扶了起來，含着滿眶眼淚，向掌班的賠了不是。然而這一口氣，好像石塊直壓在她的心上。這後來，她就病了。而且一天一天瘦了下去……

五 賣藝不賣身

秋雲芳母親得病之後，差不多就靠秋雲芳一人住班掙錢度日。

且說十五歲的那一年，秋雲芳在滑縣道口鎮住班。一天傍晚，來了兩個當時國民黨什麼軍的副官，穿着灰色的皮領軍衣，戴着大帽子的。說：『要你們秋雲芳晚上陪牌去。』

秋雲芳當時，嚇得躲在角落裏。她母親就站出去說：『不行，咱姑娘是唱戲的，賣藝不賣身，您要看戲明兒請過來好了。』

那副官就說了幾句不順耳的撒野話。

她母親不服氣也就接口說：『你要陪牌，窩子有的是，可別來找我們。』

那副官生氣了，就拍着桌子說：『好，你們等着吧。』說着就走了。

秋雲芳母親一看勢頭不對，就打發秋雲芳趕快避避風頭去。那時候，正是隆

冬寒天，外面風雪連天，地上泥滑得難走，秋雲芳穿着棉襖，和一件大坎肩，她母親便把她送到靠城牆的一家黑風棧另外一個坤角的家裏。

那坤角已吃完了晚飯，正打算睡覺。見她們來，知道了什麼回事，起初也膽小，不敢留她，但後來，想着自己所受的苦處，所謂『同病相憐』，也就答應了下來。

當時，門外面呼嚕呼嚕地颳着風，屋子裏一盞油燈，一晃一晃地眨眼睛，秋雲芳年紀小，心裏害怕，就想先睡了，誰知剛一躺到炕子上，哎喲！外面的門也搖開了，兩個人喝得醉醺醺地闖了進來。

原來這些坤角、唱戲的都住在那一帶地方，這兩個人在秋雲芳家裏找不到就找到了這裏來。

他們一見秋雲芳，就直奔向她去，那時候秋雲芳梳的兩根烏黑油油的長辮子，就叫他一把拖住了，把頭掖在褲襠裏，打得渾身都腫了起來。另外一個又是拍桌子，推椅子，並且把秋雲芳母親打了好幾個嘴巴。